

野雁折翼恨悠悠

陳敏鏐



……那架力士型飛機重重的降了下來，在跑道上跳了兩下然後一頭栽進水泥裡。一秒鐘以後又出現在約五百碼遠的地方。「下來了，下來了。」蕭芬（羅傑摩爾飾）興奮的大叫。

「我們現在開進機場，」福克納（李察波頓飾）的聲音由那邊傳來。

飛機衝過跑道轉個彎朝塔臺這邊滑過來。「這真是千鈞一髮，」副駕駛傑瑞報告著。「你們的人都準備好了嗎？機長不喜歡在地上呆太久。」

一長串機槍聲由跑道頭傳來，在黑暗中揚起了一陣橘紅色的火焰。

錢道師抓起麥克風。「托希，把那挺機槍幹掉！」他吼著。

突然這邊機艙內的無線電傳來：「呼叫鐵人！呼叫鐵人！執行第二號指令，不要載運野雁。……再重複一遍 不要載運野雁。」

於是那架大飛機猛一掉頭又轉回跑道，四具愛利生引擎一個接一個開始加速，翅膀下的起飛助燃火箭噴出一道火焰，飛機向前衝了一百五十碼左右，然後就昇空了。

「野雁對鐵人：怎麼回事！請回話……」

「你這混蛋，」蕭芬對著麥克風大吼。「你們兩個混蛋，給我回來！」

飛機陡直的向上爬升，然後就不見了。只餘留在槍聲陪伴下愈來愈遠的引擎聲。

傑瑞的聲音短暫的在無線電中出現。「抱歉，」他說。「命令就是命令。祝你好運，蕭芬。」



通話完畢。」

「可憐的傻瓜。」坐在傑瑞身旁的機長不帶表情的喃喃道。

福克納到了塔臺，蕭芬正對著已經沒有回答的麥克風懇求著。

錢道師幾乎瘋了。「這下子完了。」他絕望的大叫。

.....

被出賣的傭兵

根據羅得西亞作家丹尼爾·卡尼暢銷小說所改編，由安德魯·麥克連執導演演，搬上銀幕的「野雁突擊隊」(Wild Geese)是描寫傭兵電影中比較令人側目的製作。

該片原不期盼藝術形而上內涵的經營，純

以簡單、尖銳對決的情節貫穿全局，再加上幾位所謂「鑽石陣容」的演員，點綴、展現、烘托在火爆熾烈的場面裡，其能震撼觀眾的感官；令其欣然掏出鈔票，自是可理解的。

儘管是「商業電影」，略嫌浮泛膚淺的屬性，有時候並無礙於我們從中窺探人性貪婪的實質，尤有甚者，真埋道義與現實利害相互激盪、彼此傾軋的對峙，「野雁突擊隊」更給了我們足以深思、演繹的鮮明映像！

福克納上校領導一支原為酬金而戰的突擊隊，深入非洲搶救過氣的剛果領袖林巴尼；商人銀行的梅舍生爵士則因為他在剛果當地的礦產權被杜發政權威脅，想利用林巴尼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於是他們倆有了合同。然而，事態的發展是：梅舍生爵士可以更合算的價格妥協，且藉刀殺人除去一支「活著回來就能支領

佣金」的隊伍，馴致福克納的傭兵不得不為自己的「生存」而戰，代號「野雁」的成員被一個個地犧牲掉了……。

冷酷、算計、出賣的醜行，在現實主義的庇護下，已然在歐美社會紮根，且以毫無愧咎的姿態勃發直長，若無休止。評論家西德尼·哈利斯說得好：「當一個人自稱為現實主義者，你就可以論定他在準備做一些平時不恥去做的事情了。」道德勇氣若果真是那般輕易被摒棄，精神淪喪的結果不僅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將趨紊亂，其對國際政治舞台上國與國的關係，又將造成怎樣的影響呢？

道義和政治

毫無疑問的，權術政治和秘密外交近些年來又復在世界上風行一時。

審視當前的世局，根本沒有高瞻遠矚的國際道義，只有目光如豆的彼此利用，尤其是在自由世界居領導地位的國家，其決策階層蠢才輩出，背信忘義偽善無恥的作風，居然成為他們在國際外交行為上的基本精神和原則。一小撮的得勢政客，把關連著國家興亡，歷史前途以及千百萬生命未來禍福的大事，當成骨牌似的在賭桌上爾詐我虞，進行暗盤似交易，在如斯下三濫的縱橫捭闔中自掘墳墓猶沾沾自喜。

而一般人却也常常喜歡說：國際政治上原無道義可言，所謂「天下無不變之敵友，而有恒常之利益」……有意無意地把這種玩弄權術的勾當，看作是國際外交的必然常軌。

然而；政治，即令是國際政治，真的應該或者是可以與道德絕緣嗎？與道義和責任背離的政治，難道不會戕害人類未來的前途，進而影響國家歷史的興衰嗎？

透過精神太虛縱觀人類歷史興亡流變的情

懷，我們發現：兩千年前中國戰國時代的故事，已然爲上述問題提供確切的答案。筆者擬在此誠敬地引用劉振志先生研究的心得（聯副六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楚懷王和卡特總統」一文，將懷王在當時國際社會中，如何背盟、棄義、受騙、被擄、喪命、以迄後來亡國的過程，用公元紀年的方式，縷述如下：

前三一八：國際間成立抗秦聯盟，以楚國爲首，楚懷王擔任從約長。



前三一三：秦惠王苦於聯盟的圍堵，派「統戰專家」張儀，到楚國進行秘密外交，慫恿楚懷王和盟邦齊國斷絕外交關係，廢除協防條約。張儀向楚懷王承諾的誘餌是「高於之地方六百里」。楚國群臣，很多人爲這一「偉大的外交成就」沖昏了頭，唯獨陳軫不贊成，懇勸楚懷王，楚懷王不理會，終於接受了張儀的條件，和齊國斷交廢約，然後派使隨張儀到秦國接收土地，不料張儀裝病不見，拖延了三月却拿六里地來敷衍楚國的特使。

前三一二：楚懷王惱羞成怒，再和秦翻臉宣戰，却連續在丹陽、藍田吃了兩次敗仗。

前三〇〇：秦又攻楚，襄城陷落。

前二九九：秦昭襄王再度要求「關係正常化」，約楚懷王在武關舉行元首級高階層會議，却在那裡埋伏了軍隊，把楚懷王擄到秦國咸陽。

前二九七：楚懷王逃離咸陽，想回國，有秦兵攔截，逃到趙國，趙國不收容，再逃往魏國途中，被秦兵捕獲。

前二九六：楚懷王死在秦國。

前二二二：秦將王翦率兵滅楚。

由此可見，出賣靈魂道義的權術政治和秘密外交，不唯傷害友邦且到頭來自己也討不到便宜。

或許有人硬要挑剔這事例的久遠，謂其流於迂腐，底下我們願意把時間挪移前，再提醒大家越南淪亡的悲劇，以及新近美匪甫建交後，所造成國際間突然緊張的形勢。

正如社會學家柏格在去年所說的：「如果有一項普遍而確實是原始的道義原則，那就是一個人決不可把他的朋友交給他的敵人。」無疑的，柏格是指那些乘小船逃離越南的難民，他說：「這些小船正代表著證言，一種簡明而醜惡的證言，這就是信任美國的人所有的遭遇的，我們談判的目標之一是從中共方面獲得它。」

卡特背信毀約宣佈與匪建交後，英國前首相麥米倫評論說：「西方再也無法指望美國的領導了。而對於西方來說，過去堅強和具有正確方向的美國領導是個穩定的因素。」保守黨政論家曾在大法官的赫爾宣勳爵也發表談話說：「西方受軟弱無能的美國之累。」他接著指出：「在目前，原則和道義已不是美國的關懷所在了。這樣下去西方終將毀滅了自己。」

典當靈魂的權術政治

研究歷史的學者一般都認爲：西方近代的權術政治，在思想上淵源於所謂的麥基維里主義（Machiavellianism）。這種自「水門」醜案的主角「奸詐的狄克」——尼克森以降，連續爲美國幾位當權政客所奉爲圭臬的麥基維里主義，到底是啥東西？麥基維里這位目前被少數目光短淺之士譽爲「近代政治科學之父」的人物，又到底是何等角色？

義大利的歷史學者優借里歐·格倫（Eugenio Garin）曾一語道破說：「麥基維里的思想是象徵著一個城市國家不惜喪失靈魂以求自利、自保的心態。」

試問，一個出賣靈魂，拋棄信仰，喪失原則的國家，即令一時得逞終終又將如何能夠「自利自保」呢？

至於麥基維里原不過是文藝復興時代末期意大利翡冷翠城邦政府中的一個二流書記而已，在當時的思想界真算得上是籍籍無名。時下一般政客競相偏愛的麥基維里主義，主要淵源於麥基維里「論君主」（The Prince）那本小書。而「論君主」那本小書，原是一五三一年夏天，麥基維里遭受放逐時候的作品，也可以說是一個失意政客在那一時心理狀態下的產

物。也無怪乎，從十六世紀初到十八世紀末葉，麥基維里這個名字一直是罪惡的化身；反麥基維里（Antimachiavel）更是在文學上和思想上寫作的一個常用主題。莎士比亞的戲劇裡罵過他，馬婁（Christopher Marlowe）的戲劇裏罵過他，到新大陸的清教徒們罵過他，一直到十八世紀的菲特勒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還著書罵過他。

我們知道：在文藝復興早期的意大利，翡冷翠共和城邦可說是維護自由和人性尊嚴的象徵；一時人文思想勃興，遂締造了一代輝煌的文化。這與當時兩位人文學者政治領袖的道德勇氣和崇高理想有著密切的關係。從一三七五到一四四四年間，翡冷翠共和政府先後有塞祿塔第（Coluccio Salutati）和布魯尼（Leonardo Bruni）這兩位人文政治家的領導，他們對內倡導人文精神，培養公民的道德意識；對外宣揚自由正義，建立抗拒暴力的外交政策。他們倆都是古希臘雅典民主精神和古羅馬共和精神的繼承者，對人生、社會、政治都有著崇高的理想和道德意識；他們也是歷史學者，對歷史的興衰流變更有深遠的慧識。在當時，翡冷翠共和城邦正在抗拒米蘭（Milan）暴君紀安·哥里亞（Gian Galeazzo），塞祿塔第，爲了在城邦間維護自由所秉持的道德和正義外交，終於使米蘭暴君不能得逞。而塞祿塔第所發表過那一篇篇莊嚴的外交宣言，更使哥里亞喪膽。他嘗說，塞祿塔第每一篇外交文告的力量，可勝過他十萬大軍。這種正義外交的道德力量難道不值得世人的珍視？

可歎的是，文藝復興早期的翡冷翠人文思想中所含孕育的對人生與政治的崇高理想和道德意識，到末期麥基維里的時候，竟將喪失殆盡。從這個背景角度來看，麥基維里主義在歷史上的意義和價值便不難判斷了。

超級謊言家

姑且擱棄我們主觀情緒渲洩的權利，單就幾項客觀的事實理智地來說，傑米·卡特真不愧是近三十年舉世罕見的超級謊言家。

在他就任美國總統之時，卡特曾發表了一些原則聲明，表示要把季辛吉時代非道德的權術政治作個「令人振奮的」改變，且又強調，他的政策將與民意相呼應，避免由個人來操縱政策。

然而事實是：他的中國政策卻是個個人操縱政策的可恥例子。國務院官員在去年年底公然招認：卡特唯恐他的對華政策無法獲得國會通過，所以必須找出方法以實際行動先使它完成。而在國會休會期間，美國人忙著歡渡聖誕時宣布美匪建交恰頂適合這種操縱政策的形式。

今年二月初，卡特在一次記者會上被問及他是否會要求中共提供有拘束力的書面保證，說他們將不會以武力侵台。卡特回答說：「是

與台灣『歧見』將和平解決的公開承諾，這在過去是不可能達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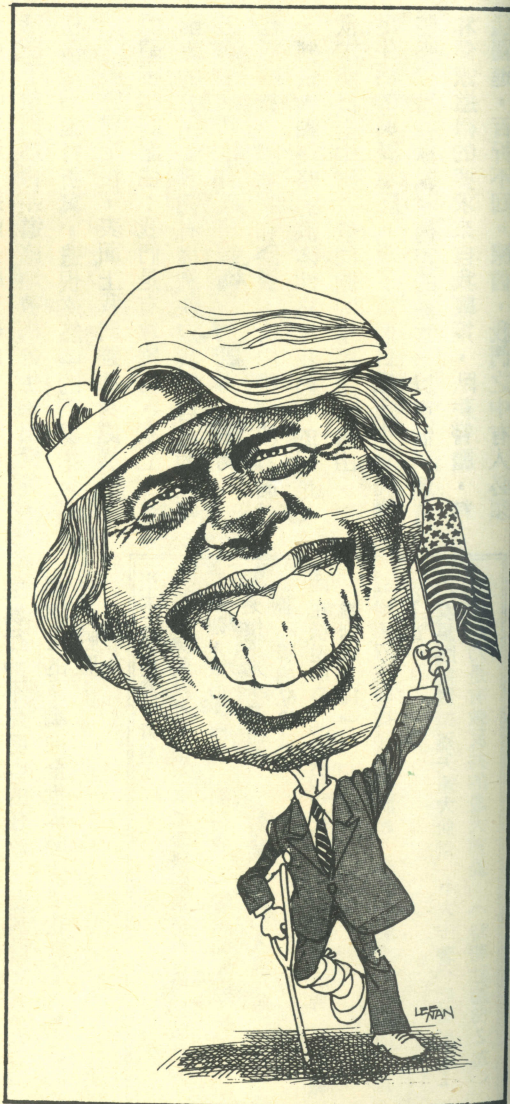
然而事實是：二月九日白宮員坦然承認卡特說謊，說他從未認真促匪保證，不以武力侵犯台灣。

當初卡特被提名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爲尼克森醜案事會公開抱怨「雙重公平標準。我未見爲何一個居高位的騙子可以逍遙法外，而相反地窮人則必須下獄的埋由。」

然而事實是：如今，這位「居高位的騙子」卻在本月中旬以卡特貴賓的身份，應邀在白宮與鄧小平等一道進餐。

這幾年來，卡特言行不一，毫無原則立場；文過飾非，一再說謊的作風，真令人慨歎美國政治領袖道德精神之淪落！也難怪去夏索忍尼辛在哈佛大學的講詞裡，曾針對自由世界慷慨激昂地指著美國大罵說：「你喪失了道德勇氣，你不負責任。」

平心而論，美國的社會原本是一個缺乏歷史憂患意識的社會，構成這種缺乏歷史慧覺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美國人的思想，受西方近代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美國近代的



實用主義 (Pragmatism)，以及美國社會上一般的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的影響太深，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美國畢竟是一個缺乏悠久歷史生命的國家。因此，短視近利，為富貴所淫，為威武所屈，遂成為今天美式政客的共通性格。

了解了這個道理後，對於目前政客當道，是非不分，優柔不安的世局，我們或可以一種冷靜、憐憫和略帶嘲諷的眼光，靜觀所有光怪陸離的表象，正如我們曾經這樣回顧數千年來，歷史上的悲歡離合和人情冷暖一般。的確，如果我們仔細地聽，總會聽到歷史老人一直在細訴這樣的秘密：一個文化或社會，只有當它的內在精神墜落了，高尚的靈魂腐化了，創造力枯竭了，才會在外交力的交逼下崩潰解體。

透悟了這個秘密，我們對中美斷交便一無所懼了。因為它只不過是一種歷史的塵埃，是永恒時間中的刹那幻影。而我們內在心靈的深刻與凝鍊，才是我中華民族百世不朽的源泉。

因此，當什麼日本模式、德國模式、英國模式、美國模式……喧鬧不休時，我們冷然地理解到，這些歷史的噪音都將僅只是過眼煙雲。於是我們昂然舉首，把睿智、堅定的眼光標在前頭，我們深切地體認到，對於今後自由中國的前途，我們再也不能心存依賴，國家的前途取決於我們自己的步履，只要復興基地學習沉穩，不憂不懼，掌握方向，堅守原則；試問！我們是那種輕易被出賣的角色嗎？

我們不會是被犧牲的野雁

好些年前，華德狄斯奈製片機構曾推出「雁南飛」(Those Gallows) 這部電影。在片子中，溫馴、樸拙的野雁，為求生命的延伸，覓尋溫暖適存的環境，結隊振翼南飛，勇

往直前的畫面，輕易地震撼了我們的心靈，烙下記憶畫布上幾道不滅的軌跡。從卑微的生命出發，在平凡，自我節制的活動裡，透露出極高貴的精神素質。這是我們可以向穹窿大幕底下的雁群效法學習之處。

至於丹尼爾·卡尼筆下「野雁突擊隊」的野雁，又是怎麼樣的品格呢？

……福克納一口乾了他的威士忌，說：「沒有任何人能夠要我行動，我一向只為錢而賣命。」他沉默了一會兒。

梅舍生看著福克納手中的空杯子：「不要客氣，要喝威士忌自己再去倒，」他曖昧的說：「好像是，」他繼續下去，「當文明世界愈來愈受尊敬時，它就會傾向用傭兵來做那些不光明的事情。」

福克納點點頭，「這是個新時代。大國不使用原子彈，」他笑笑：「連我們都成了可尊敬的了。」

從矛盾中攫取暴利，為金錢效忠從事「不光明的」任務，這就是福克納的「野雁」，也無怪乎他們終會非道德地被梅舍生給出賣掉，枉落得「雁行折翼，遺恨悠悠」的下場！

美匪建交後，表面上我們雖然身處橫逆，但請牢牢的記住：我們是有尊嚴的、獨立主權國家的公民。我們有權利決定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也有義務捍衛我們既得的一切

包括國旗、國歌、和國號。自由中國沒有向外、擴張、和侵略的海盜性格，我們有的只是：欲求明日全中國八億同胞同享民主、自由、富足生活的真誠意願。為了這個目標，中華民國將強忍著被欺騙、傷害的淚水，以克制、嚴苛和儒家道德的要求來自我鞭策，臥薪嘗膽，精猛圖進，百折不回。深信，我們之中有人必須

賠上身家性命以遂此共同心願，但是我們絕不後悔；一如蒼蒼天幕之下野雁成列單向飛行，縱有一隻折翼負傷離隊，其它雁行也是絕不回頭、勇往直前。

我們不是越南，越南士兵因過於依賴美國機動化車輛以及空中交通工具的支援，以致於在戰爭危急時「忘了如何走路」；我們更不是高棉，高棉因領導階層的被動、缺乏決斷力，終於招致亡國。在領教過卡特這種超級政客後的足跡自己站立了起來，不管目前美國國會將給我們什麼程度的「關切」，中華民國再也不能相信「承諾」，復興基地再也不能心存依賴！

我們有堅毅奮發的領導中心，凝聚一體的全民意志；我們有正確的政策，神聖莊嚴的國家目標。試問：當自由中國的子民人人誓為「為自由而奮鬥的鬥士」時，有誰能叫我們「淪為飄流海上的難民」？季辛吉？卡特乎？還是鄧匪小平？……

我們不是福克納手下的野雁，沒有人會傻到只為金錢服役，復興基地的鬥士更沒有時間去執行「不光明」的任務，基於此，我們誓以最堅定的語調向全世界昭告：我們不會是被犧牲的野雁！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 一、野雁突擊隊丹尼爾·卡尼著孫福華譯（長弓出版社）
- 二、道德、政治、歷史 劉岱著（聯副68.1.22.）
- 三、楚懷王和卡特總統 致美國友人石大為先生 劉振志著（聯副67.12.31.）
- 四、在橫逆中堅立民族和文化的自我 羅龍治著（時報副刊68.1.14.）
- 五、從索忍尼辛批評美國說起 牟宗三教授（聯副68.1.14.）
- 六、莫為眼前震撼迷失遠大前景 卜大中著（時報68.1.1.）
- 七、團結乃是有有效反共的最大前提（時報社論68.2.26.）